

序

孤山再夢序

《孤山再夢》一書，膾炙人心久矣。評者以為夢夢醒醒，色色空空，真會作者之微意於言外矣。或疑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何弗寫風雲之變態，一踵夫先後天之陰陽奇險乎。何弗狀雲龍之會合，一繪夫古今來之盛衰幻景乎。何弗證龜蛇之升降，一闡夫虛無中之園靜真如乎。而獨寄情風月，托意絲蘿。寫離合之悲欣，著因果之機緣，明幽獨之情狀，似多所未盡之意也。不知變化訴合之蘊，莫著於花鳥。盛衰哀樂之情，莫大於唱隨。顯見自在之真，莫切於夢寐。然則讀此書者，當有以會其意矣。大抵山河鬼神往來，可即一夢通之也。古今榮悴，乍得乍失，可即一夢遣之也。一真在前，時與之偕，醒也夢也，色也空也，必有能辨之者。

孤山再夢序

讀玉茗堂二記，靡不嘖嘖，轉且詫之。大抵以覺為實際，夢則荒唐莫稽，殊不知：夢，覺之迷；覺，夢之醒也。悼茲世人，執迷不醒，非朝伊夕矣。吾朱園先生者出，欲盡世夢而覺之。種種願力，或雜見諸花濺鳥驚之歌詠，或匯述於卜醫星相之技學，其中含針寓灸，癉惡彰貞，輯帙行世者，不一而足。及勝渚宮一時名流，咸景仰丰采而爭觀其手筆。會有客自姑蘇來，談及錢生事甚悉，先生欣然曰：「是又不可不為好述夢下一覺棒也。」遂手不停揮，娓娓數百言，不三日而集成。真如尼山慎獨，覺茲色臭夢。閣新一枝，覺茲風幡夢。函谷五千，覺茲恍惚夢。更有如降魔杵、燭妖鑿，醒醉石、滌胃茗，且時發菩提心，或復律廣長舌，直欲以迷處尋覺，覺時見夢，思過半矣。或曰：「一之為甚，其可再乎，夢未必若是其機也。」然不知張雲姊，乃玉環侍女也。自驪山夢後數百年，會安陸尉於蘭昌宮，偕伉儷而同棲金陵，又何疑於錢生甘露三年返魂之宵娘哉。且鬼可生兒，愛出車中之碗；童思作婿，載投墓下之珠。槐官為守，烏國稱賓，夢耶覺耶，更復何辨。餘也偃蹇林泉，頗與諸不經作緣，但連夕困於醉鄉，又二豎為祟，條觀茲集，不覺奮然。索穎弁之，頓忘身之伏枕。即可謂陳德瑜之愈頭風，田水月之退瘧魔，不獨奉為覺世書已也。是為序。

時丙辰歲麥秋月下天放子題於龍山草廬

孤山再夢序

餘少時聞有涓濱笠夫者，自號夢醒主人，著作滿座頭，大約欲喚世之夢夢，而覺之醒醒。秋水伊人，入吾夢久矣。丙辰春，伏劍游荆楚，適晤於旅次，掀髯一談，有如舊識。二十年夢想不及者，今覲面遇之。痛飲之餘，翻閱邸帖，得《孤山再夢》一冊。其中敘錢生事，夢夢醒醒，色色空空，綽有深意，非泛泛劇談者比。燈下披閱再四，恍惚置身亦在夢中。執卷就寢，夢中顛倒，忽榮忽悴，乍笑乍涕，虎狼怒號，風雨狂作，幻態不可舉，似夢中點破，微笑而寤。乃知天地升沉，日月消息，人事反覆，種種物類之不齊，悉可作如是觀。平生夢夢，今日方醒，覺我良深矣。不幾冷水澆背，陡然一驚，喚醒人世間大夢乎。閱者解悟此旨，庶不失作者本意。餘睡鄉墨甜，復何能贅一詞，但序其慕之久、遇之奇、相見之晚，知交之深有如此。

時康熙丙辰歲黃梅月晦日關中千畝主人題於荆南客邸

孤山再夢序

乾坤一夢境也，古今一夢場也。榮枯得失，夢中反覆之事也。離合悲歡，夢內變換之景也。世人不悟，夢過一生，一生是夢。攘攘蕉鹿場中，忙忙邯鄲道上，不幾夢中夢夢乎。餘旅荆邸，有客自姑蘇來，語及錢生事。夢耶真耶，真耶夢耶。編次成帖，名曰《孤山再夢》。使閱者知夢固夢也，即真亦是夢。如認夢作真，則認空是色。知真為夢，則即色是空。此書大旨，作如是觀。如必欲求其人、實其事，則又是癡人說夢矣。呵呵。

時康熙丙辰歲桃花月上巳日驚夢主人題於龍山邸中